

孙犁

创作散论

• •

著者：郭志刚

出版：山西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宋金龙

孙犁创作散论

郭志刚 著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0.25 字数：233千字

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000册

*

书号：10088·1006 定价：2.20元

序

新中国的文学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。这三十多年，它和我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一道，共同度过了一段峥嵘岁月。这是风云变幻的三十多年，也是富有成果的三十多年。如历史所昭示的，事物的发展，总是采取螺旋方式，即走着“之”字的道路。同样，过去的三十多年，我们的文学也是在“之”字道路上前进的，无论是成绩或错误，都反映着历史的思考、历史的选择。

但孙犁走过来的文学道路还要长久一些，从三十年代后期算起，已经历尽了差不多五十年的沧桑。他这样讲到自己在这几十年来所创作的那些作品的历史命运：“现在证明，不管经过多少风雨，多少关山，这些作品，以原有的姿容，以完整的队列，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。”^①

这是事实。值得注意的也在这里：不是某一两部或某几篇作品经受住了几十年历史的考验，而是他的全部作品“以原有的姿容，以完整的队列”通过了历史的“严峻检阅”。冷静地看，在近几十年来的历史上，象他这样经过半个世纪风雨的磨练，而仍能名色俱佳地保持了自己作品原来面目的作家，是并不多的。单

^①《孙犁文集·自序》。

凭这一点，就很值得认识与总结了。

说是“顺利地”通过检阅，这是在栉风沐雨、飞度关山之后。广义地说，任何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生活和创作的道路，都是坎坷、严峻的；孙犁所经历的文学道路，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三十多年，就更有其特殊性。有时候，他赢得了人们的欣赏与赞美，他的劳动受到了应有的尊重。但在另外一些时候，他似乎遇到了陌生的人群、陌生的环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又特别容易受到“误解”：真实会被说成怪诞，善良会被说成懦弱，美的会被说成丑的……总之，作品象人生一样，也经历着人间的春夏秋冬，也品尝着世上的甘苦炎凉。

有一位外国作家谈他个人的体会说：一个人的作品有多少人赞成，就会有多少人反对。这实在是经验之谈，即使我们不是事中人，也颇能领略其中一二。

在作家受到“误解”的时候，自然难免产生寂寞之感。有时候还会遇到比“误解”更严重的东西，那就需要冷静与坚定了。在我国文学史上，凡是稍有影响的作家，都伴随着人们的批评。有时候，批评“打倒”了作家，批评似乎得胜回朝了。在另外一些时候，作家又以其作品的魅力，证实这类批评的荒诞不经，于是，作家又“打倒”了不正确的批评。世界上的事情太复杂了，幸亏有历史这个公正的老人，才帮助大家澄清和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。

孙犁这一代作家，恰好生在中国人民由黑暗走向黎明的转换时期，生在一个正在进行改天换地的“过渡”中的国家。这段时期，可以说是风雨交加，阴晴无定，他们因此而经受了更多的艰苦、更多的磨难，甚至还有更多的不测。但是，他们毕竟在一个崭新的文学园地里进行了最初的耕耘，为一代崭新的文学做了最

初的铺路工作。从这点上讲，他们又是幸运的，历史会象记住他们的痛苦一样，也记住他们的幸运。

这种历史转换期的复杂环境，给各种人生态度、创作态度提供了表演的机会。而孙犁，——如上所说，——以他的全部作品的生动例证，表明他是用严肃而正确的人生态度和创作态度，回答了他所处的环境。在万花筒般幻化无穷的我国文学的历史上，可能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，而这一点，应该是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教训。因为没有这种严肃而正确的人生态度和创作态度，就谈不上现实主义，当然也谈不上浪漫主义。

每个作家都是从过去的历史中走过来的，每个作家的思想和艺术，也必定打着过去历史的烙印。历史从来没有产生过超人、完人或圣人，也没有产生过超时代的绝对完美的艺术，但是它用时光的流水，不断刷洗着蒙在一切作家和作品之上的尘垢，使真伪妍媸，一一现出本色。历史还在发展，遽下断语是轻率的，但在历史的能见度以内，我们是可以比较清醒地认识一下过去了。

我觉得，对于孙犁这位风格卓特的作家进行研究，会有助于帮助我们认识过去的。从这一点出发，一九七八年年初，我写了关于孙犁作品的讲义，作为给学生上课之用，而这就是我试着研究这位作家的开始。那时，十年内乱刚刚结束，面对着过去被搞乱了的文坛，孙犁的作品，似乎在以无声的语言，显示出它的光芒、它的生命。我想，过去被破坏，今天所倡导的那些现实主义的传统、原则、方法等等，不都在这些作品中体现着吗？

于是，我想进行一些较为系统的研究。但这总归只是一种愿望，实现多少，那很难说，因此，姑名之为“散论”。集子里的文章，大部分已经发表过，这次收集的时候，又做了一些修订。所谓修订，主要是根据保留的原稿进行了一些补正；此外，并根

据新版《孙犁文集》重新核订了原文和统一了注释规格。集子里的《论孙犁的文艺批评》一文，似乎非关“创作”，所以也要收进来，那是我把批评也看作广义的创作了。因为批评也要探幽发微，也要开拓创造，只是它所探讨的，是艺术家的形象世界和心灵世界。这个世界太大了，生活告诉我们，一个普通人的最简单的心灵，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探明究竟的，何况一个作家。我自知能力有限，疏漏、错误之处，只有寄希望于读者的批评指正了。

现在是理论书籍滞销的时候，出书很不容易，这也正是当前一般搞理论研究的人感到困惑的地方。在这种时候，山西人民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，这使我非常感动。对于他们这种奖掖后学、鼓励学术研究的精神，我谨表示一个作者的敬意和感谢！

郭志刚

1985年9月2日于北京

目 录

序	1
时代塑造作家	1
——论孙犁的道路	
充满激情和思想的现实主义	30
——孙犁创作方法探索之一	
论孙犁现实主义创作的特征	54
——孙犁创作方法探索之二	
在生活的土地上耕耘和思考	76
——论孙犁创作的预见性和哲理性	
富有时代色彩的儿女们	100
——孙犁作品中的人物谱系之一	
在生活的舞台上各显身手	121
——孙犁作品中的人物谱系之二	

论孙犁作品的艺术风格.....	143
<hr/>	
孙犁创作中的艺术观.....	175
<hr/>	
孙犁的散文艺术.....	207
<hr/>	
论孙犁的文艺批评.....	227
<hr/>	
谈孙犁的《白洋淀纪事》.....	249
<hr/>	
人物、描写、语言.....	255
——《白洋淀纪事》阅读札记	
<hr/>	
字不在多，有情则灵.....	269
——由孙犁近作《报纸的故事》说开去	
<hr/>	
不断开拓美的意境.....	274
——《黄鹂》赏析	
<hr/>	
孙犁评传.....	284
<hr/>	
附录一 孙犁主要作品集介绍.....	317
附录二 孙犁研究文章及论著介绍.....	319

时代塑造作家

——论孙犁的道路

一 故乡的熏陶

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乡。无论哪里的故乡，都是化育万物的摇篮，它生产财富，生产智慧，也生产人才，使那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各呈一方异彩。故乡是亲切的，可爱的，它象无私的母亲那样，把它的个性、气质、色调，毫无保留地遍施于它所化育的儿女们身上，使它们深深地带上故乡的温存、故乡的烙印。

一个作家的起点，也是他的故乡。

孙犁一九一三年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村。那是一个偏僻的、不过一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庄。对于这个小村庄，在关于作家的传记中这样写着：“东辽城虽然偏僻，但在冀中平原上，毕竟还算作环境优美的村落。北面的滹沱河，可以听到纤夫的号子，看到河中行进的白帆。村南是一个大苇塘，常有苇咋鸟鸣。村后，是几株白杨，上面有黧鸡在鸣叫，村前，则是一片开阔的平原，生产着高粱、玉米、大豆、谷子……各种庄稼。”^①作为河

^①管蠡：《孙犁传略》，《散文》1981年第3期。

北人，我熟悉作者的这个故乡。你可以想象，在已往漫长的年代里，这样的村庄简直很少变化。岁月的流逝，只在人们的脸上留下痕迹：年幼的长大了，年长的变老了……它无情地送走了一代又一代人，却并不稍改自己的旧时颜面：村舍还是那样的村舍，田野还是那样的田野，河流还是那样的河流。在迟滞的岁月里，似乎连故乡的空气都是凝固不动的。但是，也正是在这些单调、平凡的小村庄中，却有一种看不见的伟大力量，一当适逢其会，它可以在几年，甚至几个月间，改变得使你无从辨认。呵，故乡，多么神秘的故乡！在它朴实无华的外表下，原来蕴藏着这样深不可测的力量。这个时候，我就想起了十九世纪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咏叹他的“俄罗斯母亲”的诗：

你又贫穷、

你又富庶，

你又软弱、

你又强大，

……①

孙犁的故乡，也许还有世界上其他许多人们的故乡，只要那里存在着尚未充分开发的自然和群众力量的矿藏，就都具有涅克拉索夫笔下所形容的这些特点。孙犁的村庄虽小，却联结着祖国的神经，沟通着祖国的血脉，只不过作为北方一个典型的村庄，它更靠近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流域，因而更具有古朴、质讷的特

①《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》。此处译文据《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》（下）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58年版。

色。特别是关于这个小村庄的原始住户是山西省移民的传说^①，自然而然地引起人们对于自己祖先生活的心驰神往。由于天灾、战乱等自然和社会的原因，中华民族曾经进行了多少次惊心动魄的流徙迁移啊。现在，这个寄载着中华民族生命“染色体”的细胞，却成了一个新时代作家的诞生地。我们相信，未来作家的很大一部分气质，正是由它赋予和决定的。也正因此，要真正认识作家的作品，是不能离开生育他的这块土地的。

“七七”事变前，这块土地还暂时处于沉睡的状态。作家出生的时候，正当辛亥革命发生的第三年和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六年，沉睡的故乡的土地，也是躁动不安的。这个凝结着冬天的肃杀之气、也焕发着春天的生命之光的冀中平原上的小村庄，就成了抚育作家的最早的摇篮。看吧，作家所寄身的故乡，原来是和作家一样深沉而含蓄的。在文学史上，批评家们把错综繁杂的文学现象概括为豪放和婉约两大流派，与此相应，又把艺术美划分为阳刚和阴柔两大类别。我不知道怎样做才算科学地解释了这些现象，但我感到，在磅礴浑厚的故乡气质里，本来就孕育着代表这些流派或类别的种子，在故乡的土地上生活着并时刻感受着它的气息的儿女们，见仁见智，各领风骚，有时触发了豪放这粒种子，他就开出了豪放的文学之花，有时触发了婉约这粒种子，它就开出了婉约的文学之花，只要他的气质和故乡的那一部分气质，能够做到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，就会有所收获。当然，我并不否认形成一个作家艺术气质的其它条件，如思想、学识、师承等等；我只是说，在我们探讨文学现象的渊源所自的时候，首先不要忘记人民群众生活的大地，不要忘记作家赖以安身、劳作和

^①参看作者《童年漫忆》，见《孙犁文集》（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，下同）第四卷。

进行思考的具体环境与气氛，等等。

任何一个真正的作家，必定十分热爱自己的故乡，因为在他的生命和作品里，浸透了故乡的乳汁。有时候，即令他换了一个生活环境，描写着另外的人物和事件，故乡的恩泽，也会始终象影子一样陪伴着他，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、牵制和促成着他。对于孙犁这样气质的作家来说，故乡尤其令他留恋眷念。一九七九年五月末，我在天津他的家中访见他的时候，看见墙壁上挂着一首诗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：

曾随家乡水，
九曲入津门，
海河风浪险，
几度梦惊魂，
故乡月皓朗，
天津日昏沉，
鸟鹊避地走，
不闻故乡音。

这显然是他经过十年动乱之后的感愤之作。“梦中每迷还乡路，愈知晚途念桑梓”，被他用做《乡里旧闻》题词的这一联诗①，同上述诗句一起，不仅寄寓着他那深沉、强烈的思乡之情，而且这种心情是与日俱增的。至于他的创作，涉及到故乡的，那就更多了。有人说，作家的本钱是他的童年。其实，童年和故乡，常常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。

①该题词原见《书衣文录》（《孙犁文集》第七卷），当作于十年动乱期间。

二 童年的教育

童年的孙犁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成为作家。但他的心灵和才能的触角，很早就受到文学的撩拨和吸引。在故乡的土地上，河北梆子等许多地方戏，以及业余和职业民间艺人的说书活动，曾经带着被感动了的大众的情绪，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^①。《七侠五义》、《呼家将》等评话、演义小说，虽然算不上我国上乘的文学作品，但当说书艺人结合当时当地听众的情绪，绘声绘色、惟妙惟肖地加以描述的时候，人们可以想见它们在农民心中产生的深刻而和谐的艺术效果。在此情此境中，文学和大半是文盲的劳动者，竟然触发了如此亲切而融洽的感情联系，这一点必定会对未来作家的艺术趣味和创作思想，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
我们知道，许多大作家都曾经受过民间文学的熏陶，这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，几乎是一种有规律的现象。例如伟大的鲁迅，虽是封建士大夫家庭出身，也从童年时期起，就通过长妈妈的讲述、课余的搜集等途径，曲折地接受了民间文学（主要是民间口头传说和绘画、剪纸等民间艺术）的洗礼，并对他日后世界观和艺术观的形成，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孙犁则是在农村环境中，在自然的氛围里，直接受到民间文学熏陶的，较之上一代作家受家庭出身和环境等客观条件的限制，他是得天独厚的（当然，上一代作家，如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等，从青少年时期起，就受到了更严格、更系统的“国学”教育，甚至还有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化的影响）。在这方面，他和四十年代活跃在解放区文艺战线上

^①参看作者《童年漫忆》。

的一批作家，处于大致相似的地位。这样说，并非妄加评骘处于不同时代和客观环境下的两代作家的长短，而是试图以此作为研究的出发点，用以探讨在怎样不同的条件下，曾经怎样产生了两代具有不同特征的作家，并由此得出有关文学上的结论。举例说吧，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关系，孙犁在青少年时期没有能够象五四时代的一些作家那样，受到关于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与历史知识的广泛训练。但，一个有才能的作家是懂得怎样弥补自己的不足的。他不仅在解放前条件很差的情况下，多方购置书刊，孜孜求学，而且当全国解放，他进入城市以后，更是经史子集，无所不求，古今中外，广为涉猎。他甚至有意地按照《鲁迅日记》记载的“书帐”去购置图书，以期追慕先贤，求得精严博大。我们只要翻一翻他的《耕堂读书记》（一至五）、《我的二十四史》、《我的书目书》、《书衣文录》^①这些文章，就可以知道他的用功之勤、钻研之深了。由于生活经历和所受的革命教育，他在读书的方法和效果上，毕竟是占了不少便宜的。我们举这个例子，意在说明处于不同境况下的作家，很自然地具有各自的优长和局限，这不仅可以构成研究这些作家创作的出发点，而且对于这些作家本人来说，他们为扬长避短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经验，也是值得后人参考的。

对于旧时代的许多农村少年来说，《七侠五义》、《呼家将》一类的演义小说，常常是诱发他们进入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、历史之门的向导。入门之后，随着各人涉足的深浅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，有一天会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十分宏伟璀璨的艺术园林。在同时代的农村少年中，孙犁进入这个园林的时间要早一

^①以上各篇均见《孙犁文集》第七卷。

些。还在十岁左右上小学的时候，他就在读了《封神演义》之后，读了我国最伟大的古典小说《红楼梦》。关于这部被誉为中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文学经典，我们无须在这里饶舌，只有一点是同我们论述的题目直接攸关的：一部主要描写封建贵族的小说，自它问世以来，却同时引起了那么多农村读者的同情和关注，这件事说明，它所反映的生活和道德观念，同中国农民（在封建社会，他们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体）的命运，以及他们对生活的评判和向往，是多么息息相通。焦大虽然不爱林妹妹，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命运有着切身、甚至本能的感受的农民群众，却不能对这部书的主旨所关漠然无情。我觉得，恰恰在这一点上，少年的孙犁深深地受到了它的激动和感染。直到他进入晚年的时侯，他还这样说过：“幼时读《红楼梦》，读到贾政笞挞贾宝玉，贾母和贾政的一段对话，不知为什么，总是很受感动，眼睛湿润润的。按说，贾政和贾母，都不是我喜爱的人物，为什么他们的对话，竟引起我的同情呢？后来才知道，这是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，我虽在幼年，这种观念已经在头脑里生根了。”^①可见，支配着封建社会上层人物头脑的某些观念，同时也支配着农民的头脑；而小说里男女主人公对于妨害他（她）们的传统观念所进行的大胆抗争，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普通农民心里所热烈向往着的东西。在这里，卓越的现实主义方法表现着丰富的社会思想。幼年的孙犁，是以一种农民的质朴感情，自发地接受着这部书的熏陶的。我们相信，以这部伟大现实主义杰作为代表的我国古代文学典籍，对于形成未来作家的美学观点和创作风格，是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的。和某些受欧洲文学影响较深

^①《小说与伦理》，《人民日报》1981年10月20日。

的作家不同，孙犁在更大程度上是执着于自己民族传统的那一类作家。

借给他《红楼梦》的人，是一个他唤做“四喜叔”的、“印象很好”的农民。这个一生穷愁潦倒的人，在那个动乱的时代，有一年冬天被当作“抢犯”枪决了。这件事对作家的直接影响是：“在我的童年时代，是和小小的书本同时，痛苦地看到了严酷的生活本身。”^①这就是说，象孙犁那样的作家，他不是在书斋里接受书本的影响的。他是从现实人生的大舞台，进入被伟大古典作家艺术化了的历史人生舞台的。“天寒饮冰水，点滴在心头”，他的感受，将是十分深刻的；他所收获到的，将不仅局限于书本本身，而是比书本更多的东西。

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从生活和文学传统这两个方面来看，他脚下的根基都是牢固有力的。

三 五四文学的影响

孙犁十二岁的时候，随父亲到离乡六十里外的安国县城内上高级小学，住在一个亲戚家里。这是一个以中草药聚散地而闻名的繁华县城，在这里，他开始接触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，受到了新的思想的冲激。鲁迅的作品，就是这个时候闯入他的生活的。在此之后的几十年中，这位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文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，一直对他发生着强烈的吸引力与影响力，在新文学史上，就对孙犁的影响来说，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够和鲁迅相比了。此外，叶圣陶、许地山的小说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各种杂志

^①参看作者《童年漫忆》。

(如《东方杂志》、《妇女杂志》、《儿童世界》等等)，也是他这个时期经常接触的进步书刊。新文学帮助他认识了新世界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这些书刊使他“眼界大开”^①。但在雨后春笋般的新文学流派和新思潮面前，他更多地接受了“文学研究会”的影响，“为人生”的文学主张和坚强、信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，从这个时候起，就在作家头脑里生根了。读者不难想象，怀着对饱经忧患的故乡和人民的深刻印象，一当同上述文学主张和创作思潮相结合，就会产生十分坚定的信仰。孙犁在几十年中对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一直笃信不移，直到晚年还不忘初衷，强调“文艺这个东西，应该是为人生的，应该使生活美好、进步、幸福的。”^②这就可以看出，这位直接来自农村、来自人民的作家，由于对人生和艺术有着十分深切的感受，他对于现实主义的信仰和追求，也有着一种分外深沉与执着的特色。这一特色帮助他建立起来的成就，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：三十多年来，在风云多变的文坛上，当许多人的作品时过境迁、烟消云散以后，他的作品却能不改一字、仍存风流，究其原因，在于他根深源长的、深刻的现实主义信仰。“大树根深，其质乃坚，高山流水，其声乃清，我辈所重，五四遗风。”^③他所赞歌的这一传统，也是他在文学事业上毕生为之奋斗、发扬的目标。

孙犁十四岁的时候，考入保定育德中学。在这所当时以培育

①关于他在安国县上学时接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情形，可以参看作者《我的自传》，见《孙犁文集》第七卷。

②《文学和生活的路——同〈文艺报〉记者谈话》，见《孙犁文集》第六卷。在该文中，作者对“为人生而艺术”和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关系，做了较全面的解释。

③《大星陨落——悼念茅盾同志》，见《孙犁文集》第四卷。